

张学东 著

陈思和 主评

名家点评
张学东短篇小说

ZHANGXUEDONG
DUANPIAN
XIAOSHUO
MINGJIADIANPING

(1999-2009)

河南文艺出版社

应 酬



是可遇不可求的，似有理又无理，

笔法从容，气息静谧，有流水行云之势，又不温不火，不贪恋繁华与喧闹，犹如泼墨山水先着力渲染铺陈，又恰到好处戛然而止地留出大片空白来。通篇看来，全凭着一种深远的意境与不俗的气韵为依托。这便是我一直追求的好小说，无论读书，或是创作。

张学东 著
陈思和 主评

名家
张学东
短篇小说
点评

ZHANGXUEDONG
DUANPIAN
XIAOSHUO
MINGJIADIANPING

(1999-2009)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张学东

应
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应酬:张学东短篇小说名家点评/张学东著.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3

ISBN 978-7-80765-263-2

I. 应… II. 张…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47.7 I207.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846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87 000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将短篇作为经典的文学样式

汪 政

这几年与宁夏青年作家的接触日渐频繁，我个人以为，他们相通的地方就是短篇小说都写得很好，都愿意在短篇上下工夫。张学东在宁夏，是宁夏文坛的一棵树，是一位长、中、短篇小说皆擅长的小说家。最初我也是从短篇认识他的。

一群作家如此认真地对待短篇是令人尊敬的。厄普代克在二十年前曾经说那是“一个短篇小说家像是打牌时将要成为输家的缄默的年代”。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呢？情况显然更加糟糕。在美国，短篇小说的市场并不繁荣，俄罗斯也很不理想，法国似乎也不好，据吴岳添先生的介绍：“现在法国只有《短篇》杂志专门刊登短篇小说，但大部分也是译自国外的作品。法国的短篇小说因此失去了主要的阵地，只有依靠作家出版短篇小说集的方式来争取读者。”中国作家普遍认为短篇小说集的出版要比长篇难得多。另外，如果深入了解一下，短篇的接受状况与诗歌相比怕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真正的短篇阅读人口正在大幅度下降。

我曾经稍稍探讨过短篇小说出现尴尬境遇的原因，我觉得首先是纯文学的读者少了，人们的阅读口味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通俗、休闲、流行、纪实、功利……这是现在大部分读者的主要趣味，而这恰恰是所谓“文学性”的大敌。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从整体上看呈现出的是抛物线一样的演变史，现在，它已走过了自己的巅峰，正在下滑。巅峰是19世纪，最多到20世纪。所谓巅峰，一是指它从古典的故事等众多文体脱胎出来，渐渐成型，文人性、审美的形式感越来越明显；二是出现了大量专业的创作者，涌现出群星璀璨般的短篇小说大师和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三是有广大的短篇小说接受人口。在一段时期，至少在中国曾经出现过短篇小说是最受宠爱的文学文体的阅读景象。说它下滑，也可以从这三方面来看，不过从表述上讲，可以把这个顺序倒过来。首先是读者不爱看了，接着是作家不愿写了。我记得汪曾祺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而且还说不是不愿写，而是自己写不了，这种对文体与人的关系理解得如此透彻且自知之明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现在更多的写作者基本上走的是由短篇而长篇的套路，对他们来说，短篇仿佛是一种练习文体，写作短篇不过是个热身，真正下工夫的都是长篇，这样，短篇质量的下降实在是必然的。

当代短篇显然需要一种严肃而认真的态度。正如在古典时期诗歌往往是文学的晴雨表一样，在现当代文学时期，短篇往往反映了整个文学的状况。张炜说：“一个短篇不繁荣的时代，必是浮躁的、走神的时代。”关键就是如奥德修斯说的“要有一颗坚定

的心灵”，不必太在意短篇的接受情况，因为阅读的曲线混乱复杂、变化无常，如同古典音乐一样，留下来的听众是稳定的，他们是种子，总会萌发出一茬又一茬的植株。作家们所要做的，就是将短篇作为经典的文学样式，像手工时代的钟表匠那样，精雕细刻，对缝合榫，准确、坚实、漂亮。在我看来，张学东就是这么做的，他有不少得意之作，如《跪乳时期的羊》、《送一个人上路》、《喷雾器》等等。不妨挑两篇看看。

《送一个人上路》，这是一篇写得非常耐心的作品，有着对现代短篇小说经典法则严格的理解与恪守。读完这篇小说，我联想起刀功高超的厨师，他将一片肉垫上一层纸搁在案板上，切完肉丝，纸上却了无痕迹。短篇小说就是这种类似的控制，它讲究的不是你下刀多深多狠，而是让你见到人间世相的肌理，却又让一切深藏不露，不伤筋动骨，头绪纷繁。故事开始于“韩老七来我们家平白地制造了一次事件”，这个原先在生产队养牲口的老人“讨吃似的夹着一团破破烂烂的铺盖卷蹒跚着朝我们家方向走来”住下不走了。这一住就是六年。除了祖父，没有一个人欢迎这个丧失了劳动能力、肮脏难缠的老人。一旦祖父离家，晚辈们便想尽了法子想轰走他，但每次都无功而退，常常是自取其辱，直到一天，韩老七自知生命将尽，挣扎着躺到牲口棚。这六年，都是祖父在悉心照料他，不厌其烦，并备极哀荣给他送终。作者笔锋始终游走在外面，在人事的外面精雕细刻，就是不去捅破那层纸，韩老七的身世，他如此这般的因由，祖父的内心活动，这两位老人的关系与秘密，所有这些疑惑在小说的开始随着韩老七那匪夷所思的举动就出现了，但是作者始终佯装不知，不置一辞。直到最后，才轻描淡写地赘一“补记”：“韩老七，贫下中农。早年给生产队放过牲口，曾受命驯队里的一匹暴烈的军马遭受意外伤害而永久丧失性生活能力，之后，他老婆改嫁或跟人跑了？不详。其时祖父尚任生产队长。”这个补记对读者来说可能是重要的，但作者并没有将它放到故事的主体中，可能在小说中的人们看来，它并不是构成人物与情节必然如此的理由，从而与祖父的行为形成进一步的对比，促使阅读向更深处思考。陈思和先生谈到这篇作品时提到了精神道德的变动与民间道义的力量。当人们对韩老七的举动不解时，他本人可能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如同祖父的举动在他本人看来也是出自天然。但当作品中的人们对这些都意识不到时，说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连同缄默都成了意味。

《喷雾器》同样是一篇关于逝去的年代的故事，主人公叫贱生，精于农用喷雾器，善于给庄稼喷洒农药。一次为赶灭虫农活，贱生农药中毒，被救后有了抗药性，百毒不侵，成了公社的劳动模范。贱生的愿望就是娶妻，特别是生子。但是怎么努力终是颗粒无收，人也由此委顿下去，后来连喷药也不会了。这个短篇给人想象的空间很大。有过那个时代经验的人自然可以从中读出人的悲剧，读到人的愚昧与意识形态符号的力量，其中贱生被推为劳模在表彰大会上表决心的情景许多读者都记忆犹新。贱生当

时在台上掀起衣裳露出被农药灼伤发黑的脊梁喊道：“我就是这样当上劳模的！我的命也是队长救下来的，所以，我要好好地给生产队打一辈子农药！”贱生由中毒到百毒不入，再到娶妻而无子，这是小说的中心情节，它内在的关系是什么？它显然隐藏了一个环节，那就是贱生因中毒而丧失了生育的能力。但是贱生不明白。小说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那是更哲学层面的，即异化，人与机器的关系。表面上看是贱生掌握了机器，但实际上是机器改变乃至摧毁了贱生。如果这样去看，这个短篇就超出了它的叙述所依托的时代背景而有了泛象征的意义。

我之所以对这两个短篇多说几句，一是想管窥斑豹，比较完整地了解张学东的短篇小说艺术，第二是我觉得这两个作品在张学东的短篇中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因为它们都涉及了伤害这一主题。另外在他的作品中，伤害的力量有时并不仅仅在哪个个体身上，有时它就是一种默契，一种从众的选择和氛围。在《送一个人上路》中，除了祖父，几乎没有一个人去同情韩老七。因此，不能说张学东的作品中没有善良与温情，但是，只有首先理解了张学东小说中的伤害，才能理解他作品中的救赎与爱，才能理解他绝望中的希望。《送一个人上路》中的祖父，《寸铁》中的小扁子，《年味正浓》中的母亲，《跟瓶子一起唱歌》中的草叶儿……他们在这个仇恨与伤害的世界中顽强地表露着正直与清洁，善良与美好，它们虽然是张学东小说中微暗的光，但我宁愿将它们作为其写作的底色，作者以此来衬托他所面对的世界与自己的内心。正如卡弗所说的：“要想写小说，一个作家就应该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作家有所信仰，有目标，然后方可准确描写；这个世界在一个时期里还不能挪动位置。此外，作家还应该相信那个世界基本上是正确的。”

张学东显然确立了自己的方向，只有有了方向，才会有真正的路，也才会有真正的创造与积累，否则，一个人的写作永远处在偶然的碰撞与不断的否定之中，到最后，手中也只有一只棒子。一个人如此，一个时代又何尝不是这样？正是有了张学东这样年轻而有才情的作家们的努力，才使中国当代短篇的写作正在走向复苏。

目 录

001	寸 铁
015	喷雾器
024	猫 命
037	火 腿
048	年味正浓
060	送一个人上路
071	等一个人回家
082	剃了头过年
093	应 酬
104	扑向黑暗中的雪
118	未来的婆婆
128	跟瓶子一起唱歌

137 海 绵

149 左 手

162 羔皮帽子

175 沿山吹来的风

183 工地上的女人

207 司空见惯

219 跪乳时期的羊

230 放 烟

附录

243 张学东部分作品评论文章存目

寸 铁

打赌

倒数第二枪没响。

汪铜骂了一声他妈的。

最后一枪也照样没有响声。

我听见汪铜又骂了句更脏的操你妈。

我知道汪铜不是在骂我。他是在骂那支该死的火枪。而火枪根本没有性别之分，如果说谁是它的生产者，那应该是汪铜他自己，所以汪铜只能是自己骂自己了。也可能他是在骂那几根略有些发潮的火柴。火柴是我从家里提心吊胆地拿出来的，刚才我一直把它们捏在手心里。我尽量不让自己出汗，可很多时候好像连身上的汗水也不听我的话。

汪铜扭头问我还剩下几根火柴。我急忙鸡爪似的伸出双手，然后很失望地对他摇头。汪铜显然有些恼火，不过，他没有冲我发作，他的眼睛跟手里的火枪贴得很近，他的目光里有股幽幽的铁蓝色火焰。火枪的样式非常简洁，而且线条流畅，是用那种5号粗铁丝折成的。火药筒由八节自行车链条扣并接在枪头上，扳机也是用粗铁丝弯成的钩儿，弯钩由手指来控制，撞针被一根肉红色的皮筋牵挂在扳机另一端的翘头上，皮筋是从废旧的自行车内胎上铰下来的那种，弹力十足。只要用手指轻轻触动弯钩，翘头便会将皮筋弹出，撞针就箭一般冲向枪头击爆火药。

现在，汪铜又一次扣动扳机。撞针脱离红色皮筋的牵引后迅速冲击枪头的一簇火药，一下，两下，到第三下的时候，我看见汪铜脸上的那种自信倏地全没有了。他说见鬼了！然后掉头二话不说就要往回走，我也只好紧跟着他。我们身后先是片刻的寂静，随即便哄然喧嚣起来。有人开始直冲我们叫嚷，汪铜你们怎么说话不算数啊？难道输了就想溜吗！

汪铜终于停住脚步回过头，他用手里的火枪远远地指着身后那些家伙，谁他妈的想溜了？明天照旧老时间老地方，我真怕你们不敢来呢！

说完，汪铜的脸上立刻涂抹上另一种颜色，如死人一般难看。他退后两步做了个瞄准的姿势，那些人就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退。汪铜的手指忽然又一用力，火枪竟然

砰的一声响了。我的手心都在冒汗。不知怎的,我一直迷恋这种爆炸的声响,甚至还有那股浓浓的硫黄气息。这或许跟战争无关,都说枪是男孩们最天性的玩具,这一点儿不假。枪在打响的一瞬间,或者在这千分之一秒前,我的心就怦地跳了一下,要多强烈有多强烈。

身后的人一定是被这种突兀而又意外的声音震慑住了,连我也惊恐不已,因为谁都觉得汪铜的这一枪今天是不会再有任何声气了,可它却偏偏发出了巨响。这次的枪声实在太响亮了,就像爆米花的老头在你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撬开了他那只铅黑色的胆瓶,震耳欲聋的声音便弥散在那种青蓝色的烟雾当中。该死的是,我的牙齿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咬住了口腔里的某个重要部位,一阵剧疼。

准确一点说,汪铜是那种非常自信而又屡战屡胜的家伙,他手里的那支火枪在我们这里是个神话,我的一双眼睛是这个神话最有力的见证。汪铜曾多次同别人打赌,他的火枪可以连发十枪,而且枪枪爆响。所以,汪铜通常只让我从家里帮他弄来十根火柴,他每打一枪用掉一个红色的火柴头,他将光秃秃的火柴梗都咬在牙缝里,等十枪响过之后,便可以得到对方输给我们的一盒滩羊牌火柴。那时,汪铜才将嘴里的十根火柴梗一根一根吐在地上,神情非常得意。

而今天,汪铜显然输了,输给人家一盒火柴。

小扁子

小扁子看上汪铜实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论相貌小扁子那时正像地里一夜之间红透的柿子肯定捏起来软尝起来酸甜可口,而且轻轻一咬就能流出水来;若论出身小扁子好歹是干部子女,哪个人见了她爸胡队长都得低声下气地堆上一脸夸张的笑容。所以,小扁子看上汪铜根本就没有道理的事情,八成是她的脑子被汪铜灌进了迷魂汤,可汪铜究竟有哪一样能迷住小扁子的心呢,总不该是那支神奇的火枪吧?女孩子一般是不太喜欢这种带着火药味的东西的。可见,这的确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问题的严重性我起初并没有意识到。我只是用一种很钦佩的目光看着汪铜和他手里那支百发百响的火枪,我只是引以为荣地跟着手拿火枪的汪铜四处游荡与人打赌,我还用一种不太安分的思绪悄悄地维持着我自个儿的少年美梦。

糟糕的是我的梦里时常有汪铜和小扁子的模样。梦的颜色总是漂浮不定很像地里的庄稼随季节一茬一茬的,黄了绿了又黄了,梦的内容也似真似幻千奇百怪,梦里黑灰色的汪铜有时会幻变成另一个人,他比有血有肉的汪铜看上去更陌生更冰凉更令人

忧心忡忡。小扁子是女孩,女孩自然应该是很乖巧伶俐的样子。她通常不喜欢变来变去,她也不需要变来变去的,她本来就是体面的干部子女,干部家的生活自然会比一般人家好很多。事实也是这样,她的脸蛋时常粉嘟嘟的,根本不像我和汪铜那样成天脸上悬挂着菜色,绿了吧唧。

在我看来,小扁子确实有许多招人喜爱的地方。比如,她走路的样子不太像别的女人一样土里土气,而是将两条腿并得很紧的,走起路来有点城里人的味道。单凭这一点,你就可以断定小扁子绝对不是个坏女孩。我常听大人们说女人若是做了那号坏事情,两条腿就再也合不拢了,走起路来裤裆里永远像是夹着个吹鼓了气的猪尿脬,样子会很难看的。

那时我还不明白一个女的主动想跟一个男的好一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可我总觉得这是件很麻烦的事,以至于小扁子几次来找汪铜我都充当了他俩的电灯泡。

小扁子托我把东西交给汪铜,有时候也可能是一句什么话。反正小扁子的脸蛋在这种时候多是妩媚中带着点羞怯的,她对我也表现出较多的温顺与大方,但总是流露出一些假惺惺的嫌疑,她让我粗略地懂得了爱屋及乌的道理。小扁子托我转交的物品大多都是些好吃的东西,通常会五个西红柿、三个鸭梨、两个白皮鸡蛋或一大捧花生之类的,我当然可以先饱口福的。小扁子说该有我一份的,但汪铜从来没有对这些东西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和激情,他就是那副德行,好像小扁子生来就欠他什么似的。

三个上午

回家的路上,汪铜时不时拿眼睛乜斜我,我就知道他又在暗示我从家里偷些火柴给他,我连忙摇头。我无可奈何地告诉他家里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火柴了,剩下的几根还要用来生火做饭呢!况且,家人已经发现我这种小偷小摸的伎俩,我必须有所收敛才对,否则他们会敲断我的腿或剥了我的皮。人命关天,这可真的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汪铜就开始数落我,他说你是个顶没出息的家伙,你放心我一定会赢他们的,到时候我也许会还给你一整盒!凹(wa音)鬼,那可是一整盒火柴,你最好还是想清楚点!他的脸上又铺满了一贯的自信。

我确实太没有出息了,为了一盒火柴,我竟然有点儿动心了。我在暗暗算计,一整盒火柴可能足够我家生一个月的火了。父亲通常是舍不得拿火柴点烟的,他想抽烟的时候,就借着母亲做饭的工夫,从灶火坑里捡出一截烧得正旺的木柴把烟点燃,然后吧嗒吧嗒地抽。

汪铜从腰间拔出了他的火枪,我知道他又想用它来引诱我——他想用我一直眼馋

的实物来开导我逼我就范。汪铜早先答应过我，他要帮我也制作一把像他那样牛逼的火枪，汪铜制作的火枪在我们这里确实颇有名气，无论样式、做工，还是射击威力都令其他人望尘莫及，他的枪一下子就能结果一只活蹦乱跳的青蛙。

当初，汪铜为了制作他手里的火枪一共旷过三次课，每次都让我代替他向老师请假，理由当然由我来随意编造，他说只要不说他妈死了就行。汪铜的妈是个寡妇，汪铜一直跟他妈相依为命。我是他的伙伴，只好硬着头皮跟班主任老师撒谎。

头一次我说汪铜在家屙肚子。

第二次我还说汪铜在家屙肚子。

等到第三次，我还未来得及张口，老师不满的目光早已经穿透两片本子一样厚的镜片照在我的脸上，那光很像是从照妖镜里反射出来的，它使我战战兢兢魂不附体假象毕露。老师异常严厉地训斥，汪铜不是还在家屙肚子吧！我立刻有种东窗事发的恐慌，我向老师忙乱地点头，或者又摇了摇头。

这件事情让我隐约感觉到什么叫为朋友两肋插刀，即使撒个小谎，同样也会心惊肉跳。我必须这样做，谁叫我是他最亲密的伙伴呢，而且我知道汪铜成天躲在家里在干些什么，我的脑子里大概已经有了一把火枪的最原始的模样，它在深邃的夜空里砰砰作响，火光伴随着浓烈的火药气息在深夜中幽灵一般穿行游离，我的眼前一片炽亮。

令我欣慰的是汪铜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个精湛的作品，换句话说，汪铜这家伙的确是个天才。他用了整整三个上午的时间，把一根90厘米长的5号铁丝折成了我们经常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那种驳壳枪的模样。接着，他拿铰子叮叮当当将一根废弃的自行车链条一一肢解，他得到了他想象中的火药筒。这样，他的火枪在我第三次跟老师撒谎的那天上午基本上诞生了。

事实上，这支火枪对汪铜自己而言，已经完全超越了火枪本来的意义，它已经不单是个玩具。汪铜的骨子里从此有了一种叫做骄傲的东西，或者叫做信心。汪铜或许明白了一个道理，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胆量。

钟的声音

都说胡队长上辈子一定是造了什么孽，他才一口气生下了大扁二扁三扁和小扁子。胡队长的老婆怀上胡小扁肯定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她的肚子忽然鼓得尖尖的，像刚刚出笼的大蒸馍。胡队长见了大家就有了些男人的豪气，听说胡队长这之前对自己的身体做了相当长时间的精心调养。比方说吧，他从屠户手里弄来那些牛或驴的东西炖成汤吃下去，他心里必定有些谱的，否则他断然不会那样得意忘形夸夸其谈，大伙儿

也认定这回总该弄出个带把子的了吧！

可是小扁子一落地，胡队长至少俩月没抬起头。他想起那些晚上把老婆按在炕上折腾得死去活来，自己身上流下的汗比他种一年庄稼还流得多，看起来生孩子原本没有种粮食那么简单，耕耘了不一定就会有收获，即使你不惜代价多施底肥，那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有关小扁子出生的事情我只知道这些，但胡队长当年吃下了许多牲畜的物件的事实确实到今天还在传播。一方面，这是对胡队长最为有效的攻击和轻蔑；另一点大概是我所不知晓的，听说胡队长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粗，他看人的眼神有些异样，当然是看那些叉着双腿走路的女人，他的目光通常被女人们懒散而饱满的屁股挤揉得扑朔迷离，他的目光很容易让人想起正被饲养员牵去进行交配的叫驴或骚户羊。当然，这些现象已无从考究，因为我生下来的时候，胡队长早已是这般面孔和声调了，我们都熟视无睹，这也许只是大伙儿日弄胡队长的一个口实罢了。

有一段时间，胡队长的行踪变得飘忽不定，他时常在午夜的村巷里徘徊着，很像一头性欲亢奋的牲畜，听说他跟邻村一个狐狸样的女人黏糊在一起，他也许是讨厌小扁子呜里哇啦的哭声才这样做的。可大人们都说胡队长吃下那么多牲口的后半截儿，夜里要能睡得踏实才日怪呢！事实上，自打小扁子出生之后，胡队长对自己的女人完全丧失了激情。胡队长的权力很大，他可以掌管你这一年的工分、决定你家该出几个劳力干活，等等。这些无不直接关系到大家赖以生存的粮食，所以胡队长的话谁都得听，这跟他生不生出男孩没有丝毫联系，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样事。

话又说回来，即使胡队长再生三个小扁子或者四个或者更多，大家同样还得老老实实地听他的号令。不管晚上胡队长在外头怎样折腾，可每天早晨六点钟他会准时敲响队部那口上工的铁钟，钟声像冗长而苍老的一声咳嗽，震得人头皮发麻四壁掉尘，男人和女人趿拉着鞋，睡眼惺忪地朝地里去，牲畜也得乖乖地跟随着，因为宰杀牲畜同样是队长说了算的。

这些事情对我来讲一样很渺茫，包括汪铜在内，因为那时我们还穿着开裆裤呢，唯一能记得的是去队部或到地里偷食物吃。汪铜有一次爬到了那棵悬挂着铁钟的老榆树上，并且用他软弱黑细的手臂触动了那口钟，钟的声音一点也不嘹亮，甚至有些沉闷，但这已经使汪铜获得了一次象征着胆量和欲望的体验。我不知道汪铜是不是想长大了也当队长什么的，但他当时的确说过一句话，令我很是吃惊。

汪铜说话时的口气很像一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他说，驴日的胡队长球事都不干，整天就会敲这口破钟！

恋幽幽

汪铜忽然停住脚步,因为他依稀听到他家的那条狗在叫,叫声很凄凉。

那阵汪铜家确实有一条大花狗,很凶猛的样子。在这个季节里,它总是习惯性地发出某种很不安生的叫声,像是遭遇了主人的轻视或虐待。昨天我去汪铜家的时候,大花狗根本没有理睬我,它正在想方设法地摆脱那只套在它颈部的皮圈和锁链,它的牙齧得很厉害,仿佛能一口吞下一头猪。我扔给它一片香脆的饽饽,它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我就骂了它一句不识抬举的狗东西,人在骂狗的时候很有意思,狗自然是狗日的或狗东西,可拿这话骂人人就受不了了。我经常在骂狗的同时很想知道狗是怎么骂人的。比如会不会也是不知好歹的某东西,人在狗的心目中是不是也叫“人”呢,这是个谜。

实际上,我是想说昨天在汪铜家看到了大花狗的鸡巴,红不拉唧足有一尺来长。它就那样有一阵没一阵地坚挺在空气中像根火红的棒槌,或者,狗是故意想让人见识见识它的东西,那么,狗为什么会心血来潮呢?难道狗没有廉耻吗?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狗绝对不是想别出心裁来逗主人开心的。

汪铜竟没好气地照着大花狗的屁股上踹了一脚,狗哀嚎了几声,鸡巴也顿时委顿丧失了雄气,狗就心存不满地钻进窝里。汪铜毕竟有些心疼他的狗,就蹲下身在狗的脑袋和耳朵上亲近了片刻,直到大花狗内心的芥蒂全消并伸出水水的粉色舌头来舔他的脸,汪铜才放心了。

这时,我看见汪铜的母亲,那个沉默少言的寡妇从伙房里碎着步子走出来。她平时并不怎么抬头看人,只知道低着头悄无声息地干手里的活,好像汪铜的父亲死了她就变成了一个哑巴。我听见她叮嘱汪铜,这些天你要把狗拴好,小心它跑出去惹事。

我和汪铜顺着狗的叫声朝某个方向一路奔去,狗的叫声愈加凄厉了,一阵紧似一阵,大抵有一些痛不欲生的腔调。

汪铜的脚下便生了风,脸上也绷得紧紧的。傍晚升起的炊烟袅袅飘移过来,我和汪铜被一团烟雾包围着,那烟雾倏忽又散去,牲畜的气息粪便的气息草的气息面条煮进锅里的气息,还有另一种湿热又腥臊的不为人所知的野性味道也掺和在一起向我们扑来。狗的叫声在这谜团一样的空气中显得有些歇斯底里,我们的心脏就跟着这莫名其妙的杂沓声响莫名其妙地跳跃。

我们终于赶到现场,一圈人正围着看热闹。有人嬉笑着说,队长家这回怕是要下

几个带把子的狗崽子喽！这时，胡队长手里攥着锹把也站在圈里，他的眼瞳中有种很奇特的东西，他的脸红过一阵又黑了下来，他大概讨厌旁人用这种不健康的语调对他含沙射影。两条狗屁股紧挨着屁股被人们围在当间，它们俩很像是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在人们的嬉笑与恐吓声中，两条狗都试图立刻夺路逃奔，可它们愈是拼命挣扎倒愈连得紧密了，看上去它们更像是某种天生的连体怪物。果然，有一条正是汪铜家的大花狗，我一眼便认了出来，它的模样变得焦躁而惶遽，仿佛一匹奔腾中的马看到了眼前骤然而起的熊熊烈火。

在我们这儿，通常把两条狗的交欢戏称为“恋幽幽”。我现在多少明白一些了，汪铜家的狗为何终日魂不守舍地折腾，原来它就是想跑出来干这种丢人的勾当，而且是和胡队长家的那条母狗。原本，狗和狗进行交配无可厚非，可偏偏有人爱看狗的丑事，还偏拿那些不痛不痒的话来寒碜人。正所谓哪壶不开提哪壶。胡队长看着自己家的母狗和另一条花狗很龌龊地黏在一起，气就不打一处来，好像自家的狗系名门闺秀，而与一个很落魄的流浪汉私定了终身，很快就会挺着一个不争气的肚子，然后给他添上一窝不中用的母狗崽子，做主人的自然很没有面子，而这件事情似乎一夜之间又会成为大家小觑他胡队长的由头。

等我和汪铜挤进人堆里，事情已然无可挽回了。

就在那时，胡队长手里的锹早已抡在了半空中，铁锹雪亮地落在了其中一条狗的脊梁上，狗的脊椎骨被砍断的声音简直脆得令人瞠目结舌，我的耳朵里或者还听到了木闸被洪水骤然冲泻的声音。血流出来了。不，血是冒出来的，空气中立刻浮悬着一股气血的芳香和腥热，围观的人顿时鸦雀无声目瞪口呆。

汪铜的脸早已变了颜色，或者是溅满了血。他在片刻的沉默中急促喘息着，他的样子宛若秋风中的最后一叶残叶，而他的身体几乎是和大花狗一同瘫软如泥的。胡队长家的那条母狗惊吓得战栗不止，它也许看到不久前还令它快活的汉子就那样猝然死在了它的水门后面，红色的液体浸湿了狗的皮毛。对于眼前突然爆发的事情狗自然想不明白，事实上它也无须考虑太多，因为狗的发情期一年只有一次，狗在满足它的欲望的那一刻又为自己的主人孕育了一窝新的生命。

胡队长已经扛起锹扬长而去，他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

或许，他只是用一种杀鸡骇猴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情，他必定在为自己极其果断地平息了一场有可能波及他本人的骚乱而感到沾沾自喜。锹头还不时往下滴滴着生冷的血水。队长的心情必然舒坦和平静了许多。血落下来悄无声息。队长用劳动的工具结束了狗和狗之间发生的正常性事。那条母狗趋炎附势地跟在队长的屁股后面乖乖地往回走，它的两条后腿果然又得很开很难看，它明显有些慌张，唯恐再有不是而

遭受主人的责怪或屠戮。队长家的狗在往回走了大约二十步或者更远一些距离的时候,蓦然回过头,也许是想最后偷偷看一眼那条死在她石榴裙下的公狗。它会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它的后代吗?我在胡乱猜测,却不得而知。

一个生命的完结竟然如此的迅速而令人目不暇接,就如同现在摆在我眼前的这条死狗,昨天它还是鲜活真实的,就连它的生殖器也充满勃勃生机。或者说,在这天傍晚为了满足饥渴的欲望,狗从窝里想尽办法溜出来后是多么心驰神往呀,而顷刻间却死于非命,这个过程对于狗自己来说肯定是极其痛苦而又快乐的,同时也是苍白且匆忙的。狗来不及思考更多的问题。狗做的一切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它的主人?遗憾的是,只有狗才更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一切语言都已无法弥补狗所留下的缺憾。狗就是狗。我只能关心或同情一下狗的主人,谁又会真正懂得怜悯一条死去的狗呢?我知道自己多少有点庸人自扰。我帮汪铜将那条死狗拖回家,血滴滴答答淌了一路,就连我们的脚印也变的森然恐怖了。那些看热闹的人早已散去,他们一点儿也不会为汪铜难过。我目的很不明确地偷看了汪铜一眼,事实上,这是我所见到的最落魄的他。汪铜的脸上水水的,当最后一抹霞光落在水面上时,他的脸上泛起一层古铜色的亮艳与悲怆。汪铜很固执地将狗扛在肩膀上,我看见他的一只手始终轻轻托着狗的下颌,狗就如同枕着那只手睡熟了一般。

我们在路边找到了一片空地。汪铜还在重复着一句相同的话,他说那狗日的杀死了我的狗!他鹰隼般地埋头刨挖着地上的土,新鲜的土渐渐地在他的脚底下堆积起来,很快堆成一座山,土里散发出一种跟麦子一样浓郁的气味,让人心情潮湿而又迷惑。我原本想替汪铜挖两锹的,但他根本不允许我插手。他说你给我滚开……驴日的真不如一条狗呢!

我们把狗放进土坑的一瞬间,汪铜突然神经质地将我推向一边,他把狗从土坑里硬是拽了出来。狗身体上的血迹早已板结了,上面沾上了一层新鲜的泥土,看上去不再那么怕人了。狗的毛一撮一撮地朝天竖立着,如同画室里的一支支尖利的笔锋。狗毛确实可以制作成上好的毛笔,而我真的不清楚汪铜此举的真正目的,难道是想拔几根狗毛留作纪念吗?

而我几乎立刻就被汪铜古怪的行为惊呆了,我忽然觉得我根本就不了解他,或者,他从来就不让任何人去接近他。汪铜把狗展开了平放在草丛上,狗躺在草丛里的样子很安详跟活着没什么两样。汪铜举起手里的铁锹对准狗下体的某个部位奋力剁了下去。他说,我要把它带回去!

那时候,我的眼里涌出了一种叫做眼泪的东西。它也许并不能代表我的感情脆弱与丧失理智,眼泪按照它一贯的轨迹逶迤而下。我在想这一天是怎么了,这条狗又是

怎么了。狗在这天遭受了比它高贵的人的肆意屠戮,直到它被埋葬前的一分钟。狗究竟被砍了几下,一下、两下还是三下……这总能让我很无聊地想起飞蛾扑火的典故来。

恰恰在这时,小扁子来了。她的到来令我更加莫名地心悸,我不知道她是否也看到了那触目惊心的一幕。我在恍惚之间,竟有种物我两忘的失落与哀愁,因为在一个女孩面前,我是不便于流眼泪的,况且是为了一条死去的狗。也许汪铜可以除外,他毕竟是狗最亲近的主人。

汪铜急忙用血迹斑斑的手胡乱抹了抹脸,这样,他的眼角周围连一朵泪花的痕迹都没有留下,他也许还沉迷于埋葬的执著与仇恨之中,我依稀感觉到他似乎急于伪装什么。更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刚才明明是从那个坑里挖出的土,现在为什么突然会多出一些呢?是狗的尸体占据了原来的空间吧。因此,我们脚下的土地突然间发生了这样一种微妙变化——有一些土永远成为多余,它们很孤独地裸露在草丛上,这些土从此改变了它们生活的位置和高度(深度),它们风干后会变成沙砾或尘埃,从这里被风吹向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就如同这条狗,它原本是趴在这片土地之上的活物,而今却因为一次无谓的放纵被永久地深埋在地下,一切生命的开始和终结其实只是瞬息间的事情。许多年后,这条狗同样也会变成另一种东西,可以断定,重新生长在这里的青草庄稼或绿树无疑是幸运的,它们还能开出如鲜血般耀眼的花儿。

谁又是不幸的呢?

我们改变了狗的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土地的模样和草物的长势,这多好啊,像一出箭双雕的把戏。所以,胡队长必须在众目睽睽下做这件事情,大概狗死了,人们的好奇心也会跟着一起死掉,今后不会再有人提及那些陈年旧事了。

我的手心已捏出了汗,我不知道自己在担心什么。目光不时地在他们两个人的脸上跳来跳去,我真害怕汪铜会把气撒在小扁子的身上,但汪铜只是一味地沉浸在暮色中,仿佛小扁子根本就不曾来过。

小扁子一直试图对汪铜说些什么的,可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静静地注视着那个刚刚从地上隆起的小土丘。她的脸蛋上也有些哀悼和伤感,她也许还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息,这气息令她有些忐忑不安。

天一点一点地在我们彼此的静穆中闭上了眼睛,大地和草丛忽然变成了无边的寂静与忧伤,只有怦怦跳动着的心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就站在原地。

四周真的就黑了。

火柴

一切似乎都没有动摇汪铜第二天的赌局,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汪铜没有再